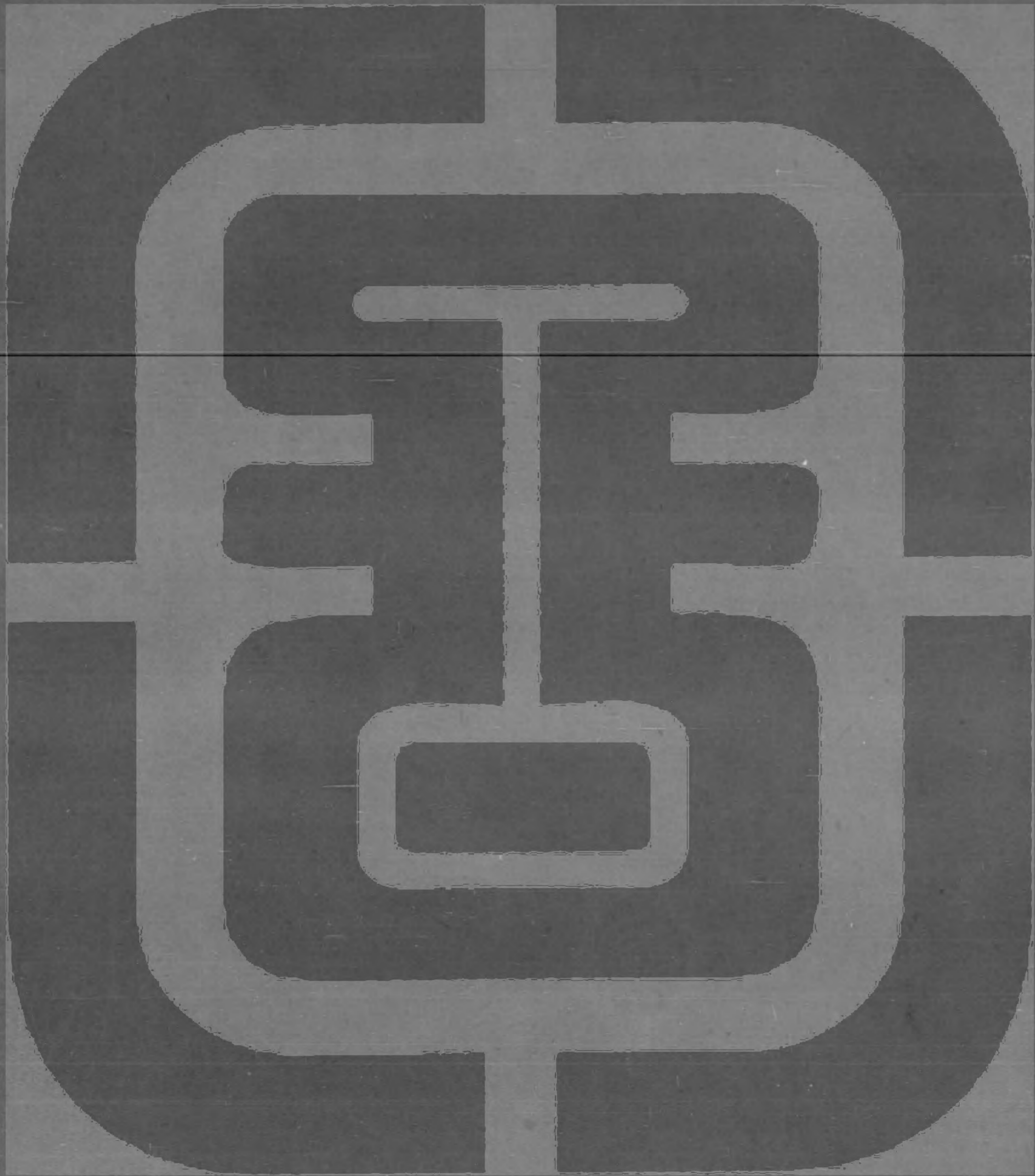


2



目次

尚書註疏卷第七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田一儁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

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甘誓第二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傳

夏啓嗣禹位伐有扈

之罪。啓禹子嗣禹為天子也。扈音戶。有扈國名。與

夏同姓。馬云：妘姓之國。為無道者。案京兆鄠縣

即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

水名。今在鄠縣西。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疏

啓與至甘誓。正義曰：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

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

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敘其事作甘誓○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甘誓

傳

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

疏

甘誓○正義曰發首二句

敘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云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

意小異耳○傳甘有至先誓○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鄠扈音同未如何故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為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為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為之名秦誓自悔而誓非為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傳

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將子匠反

王曰嗟六事之人

傳

各有軍士故曰六事

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傳

五行之德王者相承

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

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侮亡甫反

征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惰徒臥反天用勦絕其命傳用其失道故

勦截也截絕謂滅之○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今予

惟恭行天之罰傳恭奉也言欲截絕之○罰**左不攻**

于左汝不恭命傳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傳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

以退敵**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傳御以正馬為政

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御魚慮反**用命賞于祖**傳天子

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

弗用命戮于社傳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

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

嚴社之義○戮音六北如字**予則孥戮汝**傳孥子也

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孥音奴**疏**大戰

汝○正義曰史官自先敘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甘

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眾士俱集王乃言曰

嗟重其事故嗟嘆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

我設要誓之言以勅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

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

欲截絕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

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眾在車左者

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
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
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
傳天子至命卿○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為
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
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
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
大戰○傳各有至六事○正義曰卿為軍將故云乃
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
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
徧勅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
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揔呼之辭○傳五行至
亂常○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
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大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
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
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
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為大罪也
且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為侮慢此

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
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
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慢易說
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為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
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
棄廢天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
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
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傅大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
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
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
姓則為啓之兄弟知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為
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
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
未賜姓之前先為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為夏之
同姓○傳用其至滅之○正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
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
專也有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

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爲截也。○傳左車至其職。○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爲車左則右爲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菽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爲右卻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未殷豈敢言病卻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爲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爲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傳御以至我命。○正義曰御以正馬爲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馬不正

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摠解之。○傳天子至不專。○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傳天子至之義。○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爲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敘諸勳乃至太祖賞耳。○傳孥子至恥累也。○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爲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

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太康失邦

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五

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于馬云止也汭如銳反本又作內音同

曰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爲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失國之前畋于洛水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爲羿所距不得反國其弟五人即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

自作歌史敘其事作五子之歌○正義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之五弟

五子之歌

啓之五子因以名篇

疏五子之歌正義曰史述

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爲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啓之至名篇○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者以太康之弟敘怨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

太康尸位以逸豫

尸主也主以尊位爲逸豫不勤○

本又作侑豫本又作忸音同

滅厥德黎民咸貳

君喪其德則衆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三

六

向卿

民皆二心矣。○黎力兮反。乃盤遊無度。傳盤樂遊逸。

無法度。○盤步干反。本或作槃。度如字。樂如字。攷于有洛之表十旬弗

反。傳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田獵過百日不還。

音田。攷。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傳有窮國名。羿諸

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羿五計反。徐

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傳御侍也。言從攷。○從如字。

反。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傳待太康怨其父。攷失國。

○後胡。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傳述循也。歌以敘怨。

太康至作歌。○正義曰。天子之在天位。職當牧養兆

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為逸。豫滅其人。君之德。眾人皆

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攷獵於洛水

之表。一出十旬不反。有窮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

堪忍。太康之惡。率眾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

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攷于洛南。五

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

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敘已怨之志也。

其弟侍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然待於洛水之北。

以與太康。速反。羿既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

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二

三

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為何也夏
 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
 康耳羿循立仲康不自立也○傳述循至敘怨○正
 義曰述循釋詰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敘怨也其一
 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
 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
 怨太康非為述祖戒也本述戒作歌 其一曰皇祖有
 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德之 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

訓民可近不可下傳

之下謂失分○近附近之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傳言

人君當固民以安國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傳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傳 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三
 如字

又息暫反 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傳 十萬

見賢遍反 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懍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

危懼甚○懍力甚反朽許久 為人上者柰何不敬傳

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疏 其一至不敬

君祖大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
 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
 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
 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
 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度有失凡所過失為人所怨
 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
 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
 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懍懍乎危懼若腐索之
 馭六馬索絕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為
 民上者柰何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傳

皇君至失分。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禹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為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是失分也。故下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敬下民也。傳言：能至衆心。正義曰：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敬小民，故以小民從命，是得衆心也。傳三失至其微。正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慎其微也。傳十萬至懼甚。正義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懷懷心懼之意，故為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圍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其二曰訓有之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

傳 作為也 迷亂 曰荒色女色禽鳥

獸

疏

傳 作為至鳥獸。正義曰：作為釋言，文昭元年

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為色。獵則鳥獸並取，故以禽為鳥獸也。甘酒嗜音，峻宇彫牆。傳 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畫。甘一音戶，甘反。嗜市志反。峻思俊反。牆慈羊反。厭於鹽反。又於豔反。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傳 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

疏

傳 陶唐至四方。正義曰：世本

云：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

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傳言失堯之道亂其

法制自致滅亡○底之履反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

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傳君萬國為天子典謂經籍則

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貽以之反關石和鈞王府

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傳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

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

亡○覆芳服疏其四至絕祀正義曰有明明之德

反供音恭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為萬邦之君

謂為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為君之法遺其後世之

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

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為政今太康

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典法

所以滅宗祀也○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萬邦之

君謂君統萬國為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

行之故為經籍則法釋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

時所制其事不為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

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傳金鐵至取亡○

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

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
和平則官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
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為業
費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
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
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為怪異
入金不從革之條費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傳

顧之義亦得通也傳 曷何也言思而悲傳 萬姓仇予予將疇依傳 仇

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傳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傳 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慙愧於仁人

賢士傳 鬱音蔚陶音桃鬱陶憂思也忸怩女傳 弗慎厥德

雖悔可追傳 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

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傳 雖如字疏 其五至可追

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

悲太康為惡毒徧天下萬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

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

內情忸怩羞慙由太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離雖欲

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漸怨

至此為深皆是羿距時事也傳 仇怨至國乎傳 正

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為怨也羿距於河

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

傳 鬱陶至賢士傳 正義曰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

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為哀思也
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
故以顏厚為色愧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小人不
足以知得失故慙
愧於仁人賢士

胤征第四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二

七

夏書

羲和酒淫廢時亂日

傳

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於酒過

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

○酒徐音緬而善反差初賣反又初佳反

亂往征

之作亂征

傳

亂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

○亂國名

胤征

傳

奉辭伐罪曰征

疏

羲和至胤征

○正義曰時之官今乃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地亂甲乙不以所掌為意胤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敘其事作胤征

○傳羲氏至甲乙

○正義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

羲和是重黎之後楚語稱堯育重黎之後使與天地以至于夏商是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

故此時羲和仍掌時日以太康逸豫臣亦縱弛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懈情沈湎于酒過

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是其罪也經云酒荒于厥邑惟言荒酒不言好色故訓淫為過言耽酒

為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天時不存曆數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為紀不知日食是亂甲乙

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

傳

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

○肇音兆

胤侯命掌六師

傳

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為大

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

傳

舍其職官還其私

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

○舍音捨

胤后承王命徂征

傳

徂

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

疏

惟仲康至徂征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七

七

亂國之侯受王命為大司馬掌六師於是有義氏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于私邑亂國之君承王命往征之○傳羿廢至天子○正義曰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太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為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為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

誓勅之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

訓為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

有常憲

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

百官修輔厥

后惟明明

修職輔君君臣俱明

每歲孟春適人以

木鐸徇于路

適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

振文教○適在由反鐸待洛反鈴音令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官眾眾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

失常○藝本又作執更音庚技其綺反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言百

官廢職服大刑

疏告于至常刑○正義曰亂侯將征義和告于所部之眾曰嗟乎我所

有之眾人聖人有謨之訓所以為世之明證可以定國安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惟為明君明臣言臣當謹慎以畏天臣

當守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適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衆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傳徵證至安家○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樂卻爲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爲證也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爲安也聖人將爲教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爲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安家○傳言君至常法○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衆臣○傳適人至文教○正義曰以執木鐸徇於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適人不知其意蓋訓適爲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爲名也禮有金鐸木鐸

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傳官衆至失常○正義曰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衆謂衆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闕已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職猶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傳言百至大刑○正義曰百官廢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衆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刑

義和顛覆厥德傳

顛覆言反倒將陳義和所犯故先

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覆芳服反

沈亂于酒畔官

離次傳

沈謂醉冥失次位也○離如字又力智反

冥莫定反又亡丁反

擾天紀遐棄厥司

傳 倣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

所主也 ○倣本又作併亦作叔

同尺六反擾而小反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

于房

傳 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

食可知

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傳 凡日食天子伐鼓

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

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 ○嗇

音色 馳車馬曰馳走

義和尸厥官罔聞知

傳 主其官而無

步曰走供音恭 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

昏迷于天象以于先

王之誅

傳 閻錯天象言昏亂之甚于犯也

政典曰先

時者殺無赦

傳 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

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

時則罪死無赦

傳 先悉薦反又如字註先時

不及時

者殺無赦

傳 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

後之差則無赦况廢官乎 ○後胡

疏 惟時至無赦 ○

尚有刑廢職懈怠是為大罪惟是義和顛倒其奉上

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

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

朔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

辰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

徐建諫

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赦也故先
 王為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為曆之法節氣先天時者
 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失後尚猶合殺況乎
 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況彼罪之大言已所以征
 也○傳顛覆至之誅○正義曰顛覆言反倒謂人反
 倒也人當豎立今乃反倒猶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似
 人之反倒然言臣以事君為德故言顛覆厥德亂侯
 將陳義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
 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況叛官離次為大罪乎○
傳沈謂至次位○正義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
 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為沈○傳倣始至所主○
 正義曰倣始遐遠皆釋詁又擾謂煩亂故為亂也洪
 範五紀五曰曆數曆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
 日此時日之事是義和所司言棄其所主○傳辰日
 至可知○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
 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為日月之會
 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行一度月
 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

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為辰一
 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
 室之房也故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
 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為合也日月
 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食可知也
 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
 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
 于大火之次房星共為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
 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
 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
 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
 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
 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傳凡日至百役○正
 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
 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為伐鼓于社責
 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
 氣也君南嚮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
 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為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

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
 句龍為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為責
 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
 樂瞽為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
 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為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
 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
 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
 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
 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
 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
 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
 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嗇夫必是主幣之官
 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
 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
 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
 知為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會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
 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
 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為

太陽之弓救月為太陰之弓救日以在矢救月以恆
 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
 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
 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
 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
 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
 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傳政典至無
 赦○正義曰胤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典則
 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為政之典籍也周禮大宰掌建
 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
 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六卿之
 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
 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
 日有餘分為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
 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為十
 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為節氣
 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
 十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為朔月盡為晦當月之中日

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
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
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
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
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曆乃以癸亥為朔是
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
即是不及是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

將行

爾眾

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以天子威命

督其士眾使用命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

山脊曰岡

崐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逸過也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

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義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

王師者皆無治

殲子廉反魁苦回反脅虛業反帥色類反

舊染汙俗咸

與惟新

言其餘人又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

一無所問○汙烏故反汙辱之汙又音烏

嗚呼威克厥

愛允濟

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

愛克厥威

允罔功

以愛勝威無以濟眾信無功

其爾眾士懋

戒哉

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

○懋音茂

哉○正義曰義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眾奉王命行天罰汝等眾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

輔我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
 濫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崑山之岡玉石俱被
 焚燒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誅
 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為惡大帥罪止義和之身其
 被迫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汙穢之
 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德更新一無所問又言將軍之
 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將軍威嚴能
 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
 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有罪
 必殺其汝眾士宜勉力以戒慎哉勿違我命以取殺
 也○**傳**將行至子弟○正義曰將之為行常訓也天
 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謂
 殺淫湎之身義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
 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于
 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傳**山脊至害玉
 ○正義曰釋山云山脊曰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
 崑山出玉言火逸害玉喻誅惡善也○**傳**逸過至
 於火○正義曰逸即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為過也

天王之吏言位貴而威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眦睚
 而害良善故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
 玉猛火為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
傳殲滅至無治○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
 衆之盡也衆皆死盡為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
 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為大魁為帥史傳因
 此謂賊之首領為渠帥本原出於此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傳**

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契息列
 反殷之始

祖八遷之書
 史唯見四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傳**

契父帝嚳都亳

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

○亳旁各反徐扶
 各反嚳苦毒反

帝告釐沃**傳**

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告工毒反
 釐力之反沃

徐烏酷反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
 馬鄭之徒以為商書兩義並通

疏自契至釐沃○
 正義曰自此已

下皆商書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經序宜相附
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
以無經之序為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
是商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
湯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
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傳十四至國都○正義
曰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勤殖
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為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
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
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
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
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
乙是為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
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
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
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
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左傳云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

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
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
至湯乃以商為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
遷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
為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上是湯將
欲為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錄初興并湯征與
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傳契父至
王居○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
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
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
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
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
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
上皇為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
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
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
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
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

商丘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已氏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傳**告來至皆亡○正義曰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讐也

湯征諸侯

傳

為夏方伯得專征伐

葛伯不祀湯始征之

傳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

湯始伐之伐始於葛○祗巨

支反

疏

傳葛國至於葛○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

知其人是葛國之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

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稻者劫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作湯征****傳**述始征之之謂也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

伊尹去亳適夏

傳

伊尹字氏湯進於桀

疏

傳伊尹至於

伊氏尹字故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伊尹不得叛湯知湯貢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

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傳醜
使之為反間也與此說殊又反入自北門乃遇汝

鳩汝方傳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疏鳩

方傳方至曰遇○正義曰伊尹與之言知是賢作汝鳩汝
臣也不期而會曰遇隱八年穀梁傳文也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尚書註疏卷第七

尚書註疏卷第八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儔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湯誓第一 釋文凡三十四篇十七篇存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傳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陟出其

不意陟在河曲之南○相息亮反湯如字馬云俗儒

意言諡近之然不在諡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為
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

豈復非諡乎亦不在諡法故疑焉桀其列反夏之末天子升音昇而音而遂與桀戰于鳴

條之野傳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作湯誓疏

伊尹至湯

誓○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而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敘其事作湯誓○傳桀都至之南○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為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為然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

而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而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而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為出不意故也而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而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而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為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愍勸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傳地在至拒湯○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朧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朧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為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

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作南夷乎謚言是也

湯誓

傳 戒誓湯士眾

疏

湯誓○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

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

傳 契始封商湯遂以為天下

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

格庚

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傳 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

同殛居力反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

稽事而割正夏

傳 汝汝有眾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

恤荀律反 予惟聞汝眾言

傳 不憂我眾之言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傳 今汝

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

夏王率遏

眾力率割夏邑

傳 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

眾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

反徐音謁 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八

三

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喪息浪反傳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

德若茲今朕必往傳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爾尚輔

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傳賚與也汝庶幾輔

成我我大與汝爵賞○罰音伐賚力爾無不信朕不

食言傳食盡其言偽不實爾不從誓言傳不用命予

則孥戮汝罔有攸救傳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救權以脅之使勿犯疏王曰

救○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

在軍之衆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

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爲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夏

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

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

之所有之衆即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

念我等衆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爲割

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既有

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

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

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

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

萬曆十五年刊

始至一夫。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為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為號。若取商丘為號，何以不名商丘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為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為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郟為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為號。后稷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為豳，太王為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為號。三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傳稱舉至順天。○正義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為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也。以此解眾人守常之意也。○傳今汝至之言。○正義曰：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眾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傳言桀至賦重。○正義曰：此經與上舍我稽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罪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絕眾力，謂廢農功，割剝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傳眾下至喪桀。○正義曰：上既馭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眾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正義曰：釋詁云：食偽也。孫炎曰：食言之偽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

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為偽故通謂偽言為食言故爾雅訓食為偽也○**傳**古之至勿犯○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鄭意以為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為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眾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槁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或如眾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傳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

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

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社后土

之神禪時

戰及應應對之應創初亮反正音征又

作夏社疑至

臣扈

傳

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

○扈

疏

湯既至臣扈○正義曰湯既伐而勝夏革命

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敘之為夏社疑

至臣扈三篇皆亡○**傳**湯承至而止○正義曰傳解

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

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愧之德自恨不

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

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

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

已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為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為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與七年乃變安得以及夏衰為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為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

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為句龍也○傳言夏至皆亡○正義曰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傳

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績子寂

反從才

遂伐三朥俘厥寶玉

傳

三朥國名桀走保之

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

災故取而寶之

○朥子公反俘音孚

疏

傳三朥至寶之○正義曰

湯伐三朧知是國名逐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為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大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朧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詰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朧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

仲伯作典寶

傳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誼本
或作義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傳自三朧而還大坰地名○夏亥

故螢反徐欽螢
反又古螢反

仲虺作誥

傳為湯左相奚仲之後○

許鬼反誥故報反相
息亮反奚弦雞反
仲虺作誥以誥湯史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朧故傳言自三朧而還不言歸自三朧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遂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朧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傳為湯至之後○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

傳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

疏

仲虺之誥○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

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附勢至言足聽聞說

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康誥召誥之類一字足以為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罔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也○傳仲虺至曰誥○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或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傳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

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湯伐桀武功成故號成湯一云成

也謚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傳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

仲虺乃作誥傳陳義誥湯可無慙曰嗚

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傳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

惟天生聰明時乂傳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傳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

邦纘禹舊服傳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

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纘子管友

應應對之應茲率厥

典奉若天命傳

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

而已無所慙

疏

成湯放桀于南巢○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

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為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夏王有罪矯

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傳

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

大罪○矯居表

反誣音無

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傳

天

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

其衆言為主也○臧作

郎反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傳

簡略

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

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繁

音煩

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

有莠若粟之有秕傳

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

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莠羊九反秕

悲里反徐甫里

反又必履反鋤仕魚反簸波我反颺音揚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

之德言足聽聞傳

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

矧況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

自然理○惡烏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傳

邇近也

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

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近附近之

近行下孟反

疏夏王至厥師。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為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衆，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傳**式用爽明也。○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為明也。經稱昧爽，謂未大明也。**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傳**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

克寬

克仁彰信兆民

傳

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

疏德懋懋

至不吝。○正義曰：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為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人之

言惟如已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吝惜。美湯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恥非已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已有愆失，恥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為此行，尚為仲虺所稱歎。凡人能勉者鮮矣。**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

征北狄，怨

傳

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仇音求。

曰奚獨後予**傳**怨者辭也。**攸徂之民室**

家相慶曰：『篚予后，后來其蘇。』

傳

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

○篚，胡啓反。蘇，字亦作蘇。民之戴商，厥惟舊。

哉傳舊謂初征自葛時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傳

賢則

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

兼弱

攻昧取亂侮亡傳

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

亡形則侮之言正義

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傳

有亡道

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

盛○推土

疏乃葛伯仇餉○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

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

名為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

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為已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

湯為之報也孟子稱湯使亳眾往為之耕有童子以

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亳人也傳言

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

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已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

葛以人之枉死而為之報耳不為亳人乃報之非亳

人則赦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亳人葛人

義無以異故不復言亳非是故違孟子○傳賢則至

之道○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

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

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

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為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

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

傳弱則至正義○正義曰力少為弱不明為昧政荒

為亂國滅為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為已有

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

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

萬曆十五年刊

亦在**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傳日新不

懈怠自滿志盈溢○懈工疏德日至乃離○正義曰

脩德不怠日日益新德加于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

衆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情必不附

雖九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

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

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

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

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

之聖賢設言為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

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為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王懋**

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傳

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

足之道示後世○中如字中或作**予聞曰能自得師**

者王傳求賢聖而事之○王徐于况**謂人莫已若者**

亡傳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傳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好呼**嗚呼**

慎厥終惟其始傳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

其始○鮮息**殖有禮覆昏暴**傳有禮者封殖之昏暴

者覆亡之○覆芳服反暴蒲**欽崇天道未保天命**傳

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萬曆十五年刊

報反字或作蹇

報反字或作蹇

報反字或作蹇

報反字或作蹇

報反字或作蹇

報反字或作蹇

報反字或作蹇

報反字或作蹇

報反字或作蹇

商書

湯既黜夏命

黜退也退其王命

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誥

以伐桀大義告天下

疏湯既至湯誥○正義曰湯既黜夏王

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以天命大義

告萬方之衆人

○誕音但

疏王歸自克夏○正義曰

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誥文萬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

誥諸侯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天子自

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皇

大上帝天也衷善也

疏降衷于下民○正義曰天生

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為君之道若

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

道教則惟為君之道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

方百姓

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

百官言殘酷

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

罹

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罹力之反本亦作

羅洛何反荼音徒

疏弗忍荼毒○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謂螫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之所苦故并言**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傳言百姓先

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冤紆**天道福善禍淫降**

災于夏以彰厥罪傳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

災異以明桀罪惡譴寤之而桀不改○譴遣戰反**肆**

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傳行天威謂誅之○台音怡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傳明告天

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牡茂疏敢用玄牡○

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之文云

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云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為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摠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

請命傳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

請命○聿允橘反述也戮舊音六又力彫反疏傳聿

至請命○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以申遂故事為遂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

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

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為聖名故伊尹可為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是謂伊尹為聖人者也桀為殘虐人不上天孚佑下民罪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為請命

人黜伏傳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

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非民允殖**傳僭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

華民信樂生○僭子念反忒也劉創林反賁彼疏天

至允殖○正義曰桀以大罪身既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脩飾

若草木同生華非民信樂生也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為差賁飾易序

卦文**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傳言天使我輯安汝國也

家國諸侯家卿大夫**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傳此伐

桀未知得罪於天地謙以求眾心○戾力疏傳此伐

○正義曰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

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慄慄危懼若將**

隕于深淵傳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慄音栗隕于

敏**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傳戒諸侯與之更

始彝常愒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彝徐音夷愒他刀

反**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傳守其常法承天美道**爾有**

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傳 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疏

惟簡在上帝之心。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其爾萬方有

罪在予一人 傳 自責化不至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

方 傳 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

終 傳 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忱 市林

反

咎單作明居 傳 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

篇亡。單音善 疏 咎單作明居。正義曰百篇之序卷末同。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

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為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為司空也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 傳 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

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 伊尹作伊訓肆命徂

后 傳 凡三篇其二亡 疏 成湯至徂后。正義曰成湯既沒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

以太甲成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太甲至元年。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

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為元年也周法以踰
 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
 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云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
 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
 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
 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
 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
 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
 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
 月以為首也商謂年為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
 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
 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
 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
 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
 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
 馬遷之語是其疎也顧氏亦云止
 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伊訓

作訓以教道太甲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此湯崩踰月

太甲即位奠殯而告○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

疏惟元祀○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

告見厥祖為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為在位次皆述在

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為奠虞

祔卒哭始名為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即初喪之

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所言先王惟有

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

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

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

而告○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
 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二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即位踰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祗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奉嗣王祗見厥祖傳 君位主喪。見賢。遍反。

侯甸羣

后咸在傳 在位次。旬徒。遍反。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傳 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音摠。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

成德以訓于王傳 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疏 湯有

正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為商家一代之太祖故以烈祖稱焉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傳 先君

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少詩照反上時掌

反禳如傳 先君至禳災。正義曰有夏先君摠指

羊反疏 桀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聖賢者

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耳魯語云杼能師而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

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無有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

暨鳥獸魚鼈咸若傳 雖微物皆

順之明其餘無不順。暨具器反。山川至咸若。正義曰山川鬼

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

之有時不夭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為政皆順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

手于我有命傳

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

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傳

造

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傳各反徐

扶各疏于其至自亳傳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

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
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為天子就湯
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惟
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

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傳

言湯布明

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

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傳

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

欲其慎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傳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

○長竹疏立愛至四海傳正義曰王者之馭天下撫

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

自近為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立敬惟

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

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

於家國終乃洽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

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令緣
親以及疎此分敬屬
長言從長以及幼耳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
先民時若傳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八

弗反

疏先民時若傳正義曰
賈逵注周語云先民

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

居上克明傳言理恕疏居上

克明○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為下克忠傳事上以理恕物照察下情是能明也

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傳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疏檢身若不及○正義曰檢謂自攝斂

人不恃長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傳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為天子此自立之難○操七曹

反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傳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哲本又作制官刑傲于有位

傳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傲居領反曰敢有恆

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傳常舞則荒淫樂酒曰

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酣戶甘反巫音無樂音洛

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傳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殉辭俊反

徐辭荀反畋音田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傳

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者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遠于萬

反注同者巨夷反比毗志反徐惟茲三風十愆卿士

扶至反稚直利反嚚魚巾反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八

惟茲三風十愆卿士

萬曆十五年刊

有一于身家必喪傳

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

道○愆去乾反喪如字又息浪反

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傳

諸侯犯

此國亡之道

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傳

邦君

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頷涅

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爭諫

鑿在洛反頷魚白反疏曰敢有至蒙士○正義曰此

涅乃結反隸郎計反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

百官之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

貨也色也遊也改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改

得有時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恆也歌則可

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

舞為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

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為遊

改是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

諫疎遠耆年有德親比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

亂故為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

有一於身者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為風俗

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

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使

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傳常舞至無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八

十一

毛為

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葵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傳邦君至匡正。○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頷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顧氏亦以為蒙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例謂下士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傳言當敬身念祖德也

謨洋洋嘉言孔彰傳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洋洋音

羊徐音

翔**疏**聖謨至孔彰。○正義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傳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

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

家**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傳修德無小則天下賚慶

○賚力**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傳苟為不德無大言

代反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

疏

爾惟至厥宗。○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為善德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為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況大惡乎。○傳苟為至之訓。○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為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於大惡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八

三

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
善進善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
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
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肆命傳

陳天命以戒太甲亡

徂后傳

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傳

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

伊尹

放諸桐傳

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

○朝直

三年

復歸于亳思庸傳

念常道

伊尹作太甲三篇傳

太甲至三

篇○正義曰太甲既立為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
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
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
戒之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
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摠三篇
也○傳不用至之禮○正義曰此篇承伊尹訓之下經
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
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傳湯
葬至曰放○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
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
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
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
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
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
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
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太甲傳

戒太甲故以名篇

疏

○正義曰盤庚仲丁

祖乙等皆是發言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
爽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為名有異
且伊訓肆命祖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
伊尹戒太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
甲名
篇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

於綺疏惟嗣至阿衡○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
反疏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
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
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
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祖后其餘忠規
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
為作書發端故言此為目也○傳阿倚至之訓○正
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稱上謂之衡
故衡為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文亦云
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伊尹

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顧謂

常目在之諛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顧音

是說文理也疏傳顧謂至天地○正義曰說文云顧
祇巨支反疏還視也諛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

為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
常日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
天下地之神祇也

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肅嚴也言能嚴敬

鬼神而遠之○遠于
萬反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傳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監

工暫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伊尹言能助其君居

業天下之眾○辟必亦反疏惟尹躬○正義曰孫武

徐甫亦反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

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
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
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
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
肆嗣王丕承基緒傳
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

宜念祖修德○丕普悲反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
徐甫眉反

周有終相亦惟終傳
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

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先見並
其後嗣王罔克有
如字注同

終相亦罔終傳
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

業以取亡○相悉
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
亮反

祖傳
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

為君不君則辱其祖
王惟庸罔念聞傳
言太甲守常

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

坐以待旦傳
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

坐以待旦而行之○昧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傳
音妹 旁非

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俊本亦作
無越駿迪大歷反

厥命以自覆傳
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

自顛覆○越于月反本又作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傳
粵覆芳服反注同

言當以儉為德思長世之謀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

則釋傳
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脩

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

傳魁

○省息并反括故活反度如字虞度待洛反中竹仲反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惟朕以懌萬世

有辭傳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嘆美無

窮○懌音亦**疏**伊尹至有辭○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

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

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令

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

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慎汝儉

約之德令其以儉為德而謹慎守之惟思為長世之

謀謀為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

入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

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當

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旦行之則無不當矣

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

我以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

美無窮也○傳爽顯至行之○正義曰昭七年左傳

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
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丕
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
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
傳旁非至訓戒○正義曰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
方也美士曰彥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
道也○傳機弩至則中○正義曰括謂矢末機張省
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度
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
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
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
王未克變傳未能變
射必中矣言為政亦如是也
不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輕遣
疏

傳未能至不已。○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為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為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為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誨之。**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不止，冀其終從已也。**
傳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義本亦作誼。**予弗狎于弗順，營**

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傳

狎，近也。經營，桐

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

使世人迷惑怪之。○俾，必爾反。後篇同。近

附近之近，令力呈反。

疏伊尹至

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為之不已。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比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

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傳狎，近至怪之。○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為近也。不順，即是近不順也。習為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為善也。**王徂桐宮，居憂。**傳往入桐宮，居憂位。
疏往入至憂位。○正義曰：亦既不知朝政之事，惟行居喪之禮，居憂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克終允德。**傳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傳

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

六月三年服闋○闋苦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冕音免**疏**惟三至于亳○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

前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替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殷人哱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哱哱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哱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替而小祥又替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

彌敷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個月與孔為異**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傳**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胥息餘反**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傳**須民以君

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

之休**傳**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

世無窮之美○疆居**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

德自底不類**傳**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於

德故自致不善○底之履反**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

躬傳

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

於其身○敗必邁反徐甫邁反疏傳速召至其身○
縱子用反矣郎計反疏正義曰釋言云速
徵也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為召也欲者本之於情
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為一也準法謂之
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言已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傳

自作災不可逃疏傳孽災至可逃○正
遁胡亂反疏義曰洪範五行傳有

妖孽青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
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
則異物生謂之青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
名故為災也追逃也釋言文煗光云行相避逃謂之
追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
宗雖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

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
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
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既往背師保
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傳言已
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
終於善悔過之辭○背音佩

伊尹拜手稽首傳拜手

首至手疏傳拜手首至手○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
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

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
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
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
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
至于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
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

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大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
吉拜六曰凶拜七日奇拜八曰裒拜九曰肅拜鄭注
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
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
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裒拜者謂再拜神
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
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曰
稽首也諸侯相施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

於羣下惟乃明君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

悅

傳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
教令無有不忻喜

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

無罰

傳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

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徯胡

疏並其至無罰○正
義曰言湯昔為諸

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
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為君乃言曰待我后
後來無罰於我言羨
慕湯德忻戴之也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

傳言當勉脩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為是逸豫怠

情○懋

音茂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

傳以念祖德為孝以不

驕慢為恭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傳言當以明視遠以

聰聽德

疏言當至聽德○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
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

之聰明以視聽為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
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
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背正從
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為文
朕承王之休無斁

傳 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斁。斁音亦。厭於豔反。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傳** 言天於

人無有親疎，惟親能敬身者。**疏** 伊尹申誥于王。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

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與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

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為文也。民罔常懷，懷于

有仁。**傳** 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為常。鬼神無常，享享于

克誠。**傳** 言鬼神不係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

艱哉。**傳** 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德亂

傳 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治直吏反。與治同

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傳** 言安危在所任治亂

在所法。**疏** 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

故治亂在所法。揔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

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此

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言當

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

任，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傳** 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

則為明王明君。**疏** 惟明明后。正義曰：重言明明言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八

三

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

有令緒尚監茲哉傳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

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

自邇傳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

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傳無輕為力役之事必

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傳言當常自危懼以保

其位慎終于始傳於始慮終於終思始疏慎終于始

欲慎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有

將終戒情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

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傳人以言拂違汝心必以道

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

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藏嗚呼弗

慮胡獲弗為胡成一元良萬邦以貞傳胡何貞正

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

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疏胡何至其

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象象皆以貞為正也伊尹

此言勸王為善弗慮弗為必是善事人君善事惟有

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

是道德也不為何成則為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八

三

書流卷八

三

錢隆

君周以辯言亂舊政傳利口

覆國家故特慎焉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傳 成功不退

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

疏

傳 成功至安之。正義曰四時之序成功

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
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計自古
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眾矣經稱臣
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為之限極以安之也伊尹告君
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
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
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邦其末孚于休

傳

言君臣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

傳

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疏

伊尹作咸有一德。正義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

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
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
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
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
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為太甲所
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咸有一德

傳

即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

疏

有咸

一德。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
至陳戒于德敘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
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
固不為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
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
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為一也經云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
則為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

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
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為戒

伊尹既復政厥辟

傳

還政太甲

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傳

告老歸邑陳德以戒

疏

伊尹至于德○正義曰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

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
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
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
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者也君
爽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
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
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為相如
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傳**告老至以戒○正義
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于
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
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
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于沃丁立沃丁

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
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此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
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
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
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
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即
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
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自出桐殺伊
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
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
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
當汗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
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塚曰
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

嗚呼天難諶命靡常

傳

以其無常故難信○諶徐常
市林反

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傳人能常其德則

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疏九

以亡○正義曰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汎說大理未指

夏桀但傳顧下文比桀為此言之驗

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夏王弗克庸德

慢神虐民

傳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

傳言天不安桀所為

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

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天求一德使伐桀為天地神祇之主

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

傳享當也所征無敵謂

之受天命

疏傳享當至天命○正義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為當也天道遠而人道

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祐之使之所

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

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

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

其說縱使時已有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傳爰於也於得九有之眾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

商惟天佑于一德

傳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

以王○王于況反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下同或如字二三動罔不凶

傳二三言不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

天降災祥在德

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念反 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

徐有倫

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為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為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

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傳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傳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行下

色界反衰微也殺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傳官賢

害也言小小害也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

其人

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傳言臣奉上布德順下

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為上于偽反下為民

徐皆于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傳同為德如字下為下同

偽反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易以

今嗣王至惟一○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

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

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為官惟用其賢才輔弼左

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為左右耳此任官左右

即王之臣也臣之為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為

在上當施為道德身為臣下當須助為於民也臣之

既當為君又須為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

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為易其事須慎無得輕

忽為臣之難如此惟當眾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

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傳其命至勿怠○正義曰說命云王言宜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傳言德至之義○正義曰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傳官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罔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人任官是用人為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字不見故據罔命之文以忠良充之○傳言臣至其人○正義曰言臣奉上謂奉為在上解經為上也布德者謂布為道德解經為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為臣下解經為下也訓民者訓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為民也顧氏

亦同此解○傳其難至乃善○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羣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即一德言臣亦當一德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傳德非一方以善為主乃可師
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傳言以合於能一為常德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傳一德之言故曰大又曰
一哉王心傳能一德則一心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
民之生傳言為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眾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烝之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傳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八

三

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傳

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

○長竹

疏

嗚呼至觀政○

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為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傳天子至觀德○正義曰天子乎觀王使為善政也○傳天子至觀德○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立七廟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

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為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為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為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為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為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

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傳 君以使民自尊民以

事君自生 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

罔與成厥功傳 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

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狹戶

夾反盡

徐子忍疏 無自至厥功○正義曰既言君民相須又

反註同疏 戒王虚心待物凡為人主無得為廣大以

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為大謂彼所知為小若謂彼

不得自盡其意則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傳 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

以三公禮葬○沃鳥毒反 咎單遂訓伊尹事傳 訓暢

其所行功德之事 作沃丁傳 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

戒也亡疏 沃丁至作沃丁○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

咎單以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

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傳 沃丁至禮葬○正義曰

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

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

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

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

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

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伊陟相太戊傳 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陟張

息亮反太戊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傳 祥妖怪二木 馬云太甲子 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桑蘇藏反穀工木 反楮也朝直遙反 伊陟

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傳

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

咸馬云巫男巫也

疏伊陟至四篇○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

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

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錄其事作咸又

四篇又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為咸

又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奭云在太戊

時則有若巫咸又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

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贊

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傳**伊陟至之

子○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

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

是太戊為小甲弟太庚之子○**傳**祥妖至之罰○正

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自外來謂

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為妖怪也二木合生謂

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或當別出餘

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揜之曰拱生七

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暮大拱言一夜

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

謂不肅時則有青眚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

向算法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貌不

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是言

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

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

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

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

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

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傳**贊告至臣名○正義曰

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為告也君奭傳曰巫氏

也當以巫為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

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父子

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

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告以改過自新

作伊陟原命傳原臣

太戊贊于伊陟傳

告以改過自新

作伊陟原命傳原臣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八

四

錢隆

名原命伊陟三篇皆亡

疏

太戊至原命○正義曰言

洪憲

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摠以為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同命畢命也

仲丁遷于囂

傳

太戊子去毫囂地名○

五

疏

仲丁遷

正義曰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名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亶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也圮于耿者孔意以為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圮也李顯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毫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傳**太戊至地名○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太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

河亶甲子皆世本文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作仲丁**戊之時仍云毫有祥知仲丁遷于囂去毫也

傳陳遷都之義亡

河亶甲居相

傳

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亶丁但反相

今魏郡有相縣**作河亶甲****傳**亡

祖乙圮于耿

傳

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

○圮備美反徐扶**疏****傳**亶甲至曰北○正義曰孔子以鄙反馬云毀也

故以為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圮于耿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

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囂謂遷來向囂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

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為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

於耿經言圯於耿大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
 耿今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
 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
 亳顛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
 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
 所為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
 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圯毀
 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為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
 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
 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義汲冢
 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圯於耿遷於奄
 盤庚自奄遷於殷亳顛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
 經之書未作祖乙傳亡
 可依信也

尚書註疏卷第八



